

《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》下月正式实施

多元救助 体现“上海标准、上海温度”

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样本

上海市委政法委 联合主办
上海法治报社

□法治报记者 夏天

许多上海市民已对出国游习以为常。但你可知，我们身边依然还有生活预算紧张到“不敢去苏州”的市民？他们或许刚刚达到社会救助政策红线标准，却无法进一步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今年5月1日起，《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》就要正式实施。“进一步让困难群众不为饥寒所迫、不为灾害所急、不为大病所困、不为住房所难、不为失业所扰，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”昨天，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掷地有声。据悉，在如今的上海“9+1”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中，“+1”代表的“社会力量充分参与”，已为丰富社会救助服务供给、满足救助对象多样化需求留下了空间。

社会救助对接社会治理 助上海阿姨圆旅行梦

“很多上海人去苏州是扫墓的，可我老公活着的时候，都只能精打细算，而不敢带我们去苏州旅游。”坐在记者面前的市民张阿姨家住浦东沪东新村街道，她坦诚道：“我女儿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但她对历史文化名城，唐诗里多次提到的扬州特别向往。但我老公在的时候，我们都没出过远门，现在他不在了，母女二人就更加胆怯了。”

据张阿姨称，对于仅靠她一人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来说，去扬州游玩也是个“天文数字”。“为了不让女儿伤心，我只能敷衍她。”张阿姨心痛地表示。

事情在2015年5月有了转机。当时，街道发起第三季“微心愿”活动，张阿姨的女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用手机在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心愿：真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在母亲的陪同下，走进扬州，感受扬州。

心愿发布后不久，沪东辖区内的“两新”组织——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党总支很快认领了。当年11月7日，在公司党员的精心安排下，张阿姨母女终于踏上了圆梦之旅，领略了瘦西湖的金秋美景。

“都说外地游客第一次来大上海玩，会有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。可我们上海娘俩第一次出来旅游，也有这种感觉。”张阿姨笑道。

张阿姨还分享了母女二人第一次住酒店的经历：“说来好笑，拿到房卡，从来没住过酒店的我们竟然不知道怎样进门。还好，在其他游客的帮助下，我们成功进入房间。”张阿姨说，旅游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女儿始终沉浸在欢乐中，经常会拿出相片回味。“我也十分感谢认领我女儿心愿的百通公司好心人，还要感谢沪东街道给我们搭建了‘微心愿’这个互帮互助的平台。”

据悉，浦东新区自2014年7月以来，在沪东新村街道试点开展了8季“微心愿”征集和认领活动。这一平台利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，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益行动，打造了有形、有趣、有效的创新型党建载体，共计实现心愿956个，受益人群超过5000人，在提升党在社会建设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得到了群众及媒体的认可。

“微心愿”的做法，是由党员干部深入困难家庭和人员，分层分类开展走访调研，做到调研对象“广覆盖、不遗漏”，从而梳理出一批政策无法有效覆盖、但可实现的“微心愿”项目，主要集中在医疗救助、就业帮扶、教育辅导、为老服务、生活帮困等7个大类、15小类、44个具体类别。比如，有寻求健康医疗、心理疏导的；有希望得到学习用品、校外辅导的；有需要获得就业咨询、培训的；有寻求微型生活辅助器等助残类帮助的；有需要精神慰藉等助老服务的；还有关于法律咨询、日用品等生活帮助类的。

市民政局社会救济处副处长林婕告诉记者：“浦东新区‘微心愿’项目，将社会救助融入党建工作，还与社会治理对接，通过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，实现他们的心愿，增强群众的凝聚力，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；而对于党组织来说，也让年轻党员干部对身边的困难群众有了更形象的了解，以增强他们依法贯彻社会救助条例的意识。”



“桥计划”组织社区困境儿童参加“稻田里的音乐家”活动

大宁街道供图



“微心愿”为社区患病老人送辅具

沪东新村街道供图

新条例体现“上海标准、上海温度”

近年来，上海积极贯彻国务院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形成了“9+1”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，即：“以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供养为基础，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、受灾人员救助和临时救助为补充，医疗救助、教育救助、住房救助、就业救助等专项救助相配套，社会力量充分参与”的体系，基本实现了救助范围覆盖城乡、操作程序明确规范、困难群众应保尽保、救助水平逐步提高的制度目标。

据介绍，即将实施的《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》既立足实际，满足当前工作需要，又引领未来，突出前瞻性、引导性，初步形成了社会救助工作的上海标准、上海温度，具有鲜明的上海特色；也是作为超大型城市的上海，强化依法救助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，为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托底的重

要法制保障。

“一人有难，众人相帮”。《条例》坚持的“政府主导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”，是上海社会救助工作的鲜明特点，也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和慈善文化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上海社会力量比较成熟、公益氛围也十分浓厚。此次，《条例》明确，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等社会力量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救助工作，这也为进一步整合利用社会资源，丰富社会救助服务供给，满足救助对象多样化需求留下了空间。

“我们将进一步鼓励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，让政府的资源和社会的资源融通，让政府的救助与社会力量的参与互补，共同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。”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勇说。

发掘困境儿童心声

内向男孩当“乐队主唱”

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，14岁男孩朱某家中经济状况较差。他的抚养责任主要由奶奶承担，但老人的身体状态不好，听力较差。因此，朱某在家中的沟通模式是“被动且单一”的。

正好，在全区社会工作综合服务试点项目“桥计划”中，有一项“音乐夏令营”活动，是针对困境家庭儿童缺少社会资源，缺乏接触多元兴趣活动机会这一现实情况开设的。社会工作者决定引进音乐元素，将音乐学习与课程辅导相结合，激发孩子学习兴趣，并从中学会情绪管理、自我成长与团队合作。

但朱某第一次受邀参加夏令营时，社工发现，他基本上不和别人说一句话、不愿意表达自己，甚至连做自我介绍都十分抗拒。

对于这样封闭自我的孩子，应该怎样打开他的心扉？经过社工仔细观察，发现了朱某的一个习惯：每次参加“音乐夏令营”活动，他常常提早一个小时到达场地。“其实他内心应该十分喜欢这个活动吧？”社工评估。

借由这一个小时，社工逐渐看到，朱某的内心也是渴望表达的，只是他需要一些时间，去熟悉他所处的环境。

发现了这一点之后，社工决定根据朱某的表现，在夏令营中给予他一些鼓励和支持。主唱一角，是朱某崭露头角的机会，在承担这一角色之后，他开始逐渐与大家沟通，掌握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相应要作出的一些改变。几次活动后，朱某开始与小组成员游戏打闹了，在夏令营活动中，他也更积极地回答问题，改变了之前不敢与他人沟通的情况，学会了更好地表达自己。

“经过我们长期工作调研，发现困境儿童的一些共性，那就是如果任由他们长期封闭自我，那么在他们走向社会后，也更容易性格偏执、极端。”大宁路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王亚静告诉记者。

她说，许多困境儿童家庭都存在“多重困境”，如父亲吸毒、母亲涉罪，由此则带来了家庭经济来源微薄，隔代抚养等问题。因此，大宁“桥计划”初步探索了“需求发现机制、困境评估机制、多元服务机制”这三位一体的社会救助服务新模式。社会组织、街镇下属机构会主动筛查、发现辖区内的困境儿童，随后开展评估，并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多元服务，以此为辖区内具有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政府救助之外的资源，包括情感支持、照顾替代、能力增强、社区融合等专业服务。

目前，诸如“儿童好习惯小组”“困境儿童音乐夏令营”“青少年自我保护剧场”“身心障碍者生命教育小组”等，都是运作较成熟的案例。

“从老救助政策向新救助政策的转变，也是由生存需求向发展需求的转变。”林婕说。她表示，特别是针对几条救济政策红线间的“边缘人群”，需要方方面面有爱心、有专业、有资源的社会力量参与，不仅提供物质救助，还有救助服务，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，使其能以自身的发展摆脱眼前的困境。